

◆ 流年碎影

五十年的“黄梅”缘

王族昆

七八岁时，正是“样板戏”风靡之际，我们每个大队每个点（邻近几个生产队组成一个点）都要排演样板戏。农民对于传统黄梅戏多多少少能唱几句，而学唱京剧难度较大，于是大家用黄梅戏来演《红灯记》，主要演员分为A、B组，我父母分别扮演李玉和和铁梅，是A组，他们白天要上工，只能利用晚上时间排戏。而我家就是我们岳西黄柏点的集中点，活动都在我家进行。我每天晚上守在旁边，大人们唱的腔调我也无意学会了。

10岁半时，我上初中。下半年，学校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老师说我灵巧可爱，又喜欢音乐，就把我选了进去。学校排演黄梅戏《军民一家亲》，老师安排我演男一号指导员。排练好以后，我们在冬季农闲时节到全公社12个大队巡回演出，半下午从学校出发，最远的要走20多里路，到达后，没时间休息，演出结束后，赶回学校，已是午夜时分，同学们早已进入梦乡，虽然实感辛苦，可是，一想到我们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员，把党的温暖送到广大贫下中农心里，也就幸福极了，寒冷劳累早已抛到九霄云外。慢慢地，我成了全公社小有名气的小演员，受到全公社广大干群的夸赞。从此，我可以说算是了解了花腔、平词、火工、对板等，高兴时经常哼几句黄梅调。寒假，大队的文宣队也把我拉了进去，让我扮演一个自编节目《战天斗地谱新篇》男一号——大队党支部书记。

1976年，我上高一，许多禁锢还没被解除，黄梅戏的老剧目仍然被封禁。有一天，我从一个同学那里，找到了一本黄梅戏选段集，有《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渔光曲》等选段，就偷偷抄了一些。至今抄录的本子还在，不时翻阅，倍感亲切。

1978年高中毕业，我回到公社中学任教。1979年10月，我从同事手里弄到一本《天仙配》曲谱，全部照抄，用红色笔抄曲谱，用蓝色笔抄唱词，词曲蓝红色字迹交错，赏心悦目。

学校有一个青年工友，也很喜欢黄梅戏，他有一部收音机，每天下午有一个时段，安徽人民广播电台要播放黄梅戏选段，主要是严凤英、王少舫的演唱，只要没课，我就和他一起打开收音机，聆听学习，好不快乐！

1984年，公社电影队调到了黄梅戏《牛

郎织女》的拷贝，每天晚上到各大队放映，我硬是跟着电影队一连跑了四个晚上，连看四遍，许多段子我基本会唱了。此后不久，我弄到了一本《牛郎织女》主旋律曲谱，废寝忘食地抄录，那种认真抄录劲儿，不亚于《黄生借书说》中的“黄生”。1985年，我又谋到了《女驸马》主旋律曲谱，一如既往地抄录。这些曲谱，至今仍保存完好，视如珍宝，有兴趣者造访，我都要拿出来，“炫耀”一番。

电视机进入寻常百姓家之后，电视台只要播放黄梅戏，我都必看。黄梅戏老三篇我滚瓜烂熟，严凤英、王少舫的声音，一听便知，蔡仲贤、潘泽海、左四和、丁老六、丁紫臣、潘璟琮、王少梅、马兰、黄新德、韩再芬、熊辰龙等，我如数家珍。

我每次出差，每到一地，当地新华书店是我的首选，挑选黄梅戏剧本和唱腔集。1988年10月，我惊喜地买到了《黄梅戏唱腔精选》和《女驸马》《龙女》剧本；1997年12月，我有幸买到了《严凤英唱腔集》；2012年10月，我高兴地买到了“中国国粹艺术读本”《黄梅戏》和方绍编著的《黄梅戏唱腔选集》；2013年元月，我买到了金印生主编的《戏迷最喜爱的黄梅戏经典唱段》。孩子出差，也是不辞辛苦地为我淘有关黄梅戏作品，或磁带，或光盘，或剧本，或唱腔集，作为礼物孝敬我。

安庆市从1992年起举办黄梅戏艺术节，前三届，由于信息不畅，我没能到现场观摩，后来时常后悔惋惜。从2006年第四届黄梅戏艺术节开始，每届我必到现场观看，尤其是开幕式一票难求，黄新德老师和王琴老师多次送票给我，有时实在搞不到票，我就不惜金钱，从黄牛手里高价买来，有一年开幕式的入场券，我花了800元，买来两张。后来，每年举办黄梅戏展演周，我都必去观看，有时一住就是四五天，白天看景，晚上享受艺术大餐。

2006年，岳西县的一批黄梅戏爱好者发起成立黄梅戏戏迷协会，大家推举我任秘书长。我们每周六下午定期活动，当年就训练组织一批戏迷，参加安庆电视台“移动杯”中国黄梅戏戏迷大赛，登上安庆电视台演艺中心舞台，其中陈为中中获得金奖。

我跟黄梅戏，从七八岁相识，已经55年了。它早已静静融进我的血脉，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朦胧 穆杰 摄

◆ 边走边看

徜徉木尔寨沟

泽让尕玛

去年高考落幕，小女儿卸下了心中沉重的包袱。那个周末，为了让她在自然中舒缓身心，我们驱车四十多公里，前往家附近的木尔寨沟，开启一场与山野相拥的治愈之旅。

一踏入沟中，仿佛闯入一片绿色的梦境，漫山遍野的植被郁郁葱葱，空气格外清新，满含着草木的清香，满心的欢喜与放松瞬间涌上心头，我们不由自主地放声高歌，清脆的歌声回荡在山谷间。身旁的小河也应和着，哗哗的流水声，宛如灵动的伴奏，为我们的清唱增添几分自然的韵味。

往沟内深入，景致愈发勾人心魄。停下车子，移步驻足，纷纷掏出手机，将这一幅幅自然杰作定格。沉醉此间，与自然相融的奇妙之感悄然漫溢。这奇妙，藏在一朵花的娇艳、一片叶的脉络里；匿于一滴水珠的晶莹、一粒尘土的质朴中；亦蕴于一座深山的静谧、一汪湖泊的澄澈间……此时，整个人仿佛都被注入了活力，身体如同跳动的音符，沐浴在阳光下，在这片土地上欢快地跃动。一路上，我贪婪地深呼吸，尽情吮吸着泥土的芬芳，感受着大自然最纯粹的气息。

六月的木尔寨沟像个任性的诗人，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便飘起细密的雨丝。老公双手合十，朝着云雾缭绕的山顶喃喃祈祷，模样虔诚得像孩童。许是这份赤诚感动了山神，雨幕渐渐收拢，只留下叶尖的水珠滴滴答答，在石头上敲出轻快的节奏。我们铺开野餐垫，金黄油亮的烤鸭、泛着琥珀光泽的卤鸡脚刚一亮相，便引得馋虫四起。女儿一边狼吞虎咽，一边含混不清地提醒：“慢点吃……”话音未落，自己又夹起一块鸭腿，逗得我们笑声四溢。

饱餐过后，我们躺在柔软的草地上，身下的青草散发着淡淡的清甜，头顶云朵慢悠悠地飘着，将阳光筛成温柔的碎金。风掠过耳畔，带来远处若有若无的马嘶。恍惚间，《我的阿勒泰》里那些自由随性的文字突然鲜活起来——

此刻的我们，不正是李娟笔下“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在天地间舒展着最本真的模样？

抬眼望去，草坪上野花星星点点，像打翻的调色盘；几匹棕马低头啃着嫩草，小马驹撒着欢儿在阳光下打滚，扬起的鬃毛闪着缎子般的光泽。女儿也跟着奔跑起来，发梢沾着草屑，裤脚沾满泥土，却笑得比任何时候都灿烂。这一刻，高考的压力、成长的烦恼，都随着山间的风，散成了天边的云。



◆ 微观安庆

“经意堂”

曹金如

“胡居龙凤地，圣哲卧此中”。这是“经意堂”大门两侧镌刻的一副楹联。“经意堂”原为祖居安庆北门外胡家腰塘胡氏家族之祠堂。阳光洒在斑驳的墙壁上，“经意堂”显得更加凝重与古朴，门前一对石狮仿佛向人们叙述着一段红色记忆。

胡氏宗祠“经意堂”位于安庆市宜秀区大龙山镇新新社区胡家老屋，始建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清道光三年（1823）扩建，现存三进，为穿枋砖木结构，建筑面积约200平方米。1949年3月，渡江战役在安庆长江两岸打响，以刘伯承、邓小平为主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与国民党数十万江防军队展开生死决战。在此前夕，为配合支援前线渡江，胡氏家族毅然决然地将“经意堂”腾出让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

野战军第三兵团做“战前医院”。据当地老人介绍，做“战前医院”期间，这里每天都有进进出出的伤病员，那些穿着白大褂子的医护人员更是神情凝重，忙得不可开交。刘伯承、邓小平等曾专程到此视察，询问周边老百姓这里有过损坏没有。战前医院的战士们纪律严明，“经意堂”内外及周边每天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几十年过去，老人们说阵阵嘹亮的军号声仿佛还萦绕在他们的耳畔。

新中国成立后，“经意堂”成为乡人民政府临时所在地，公社化时“经意堂”又前后被改作过学堂、大食堂和粮仓。

2017年，胡氏宗祠“经意堂”因曾作为“战前医院”而成功申报为安庆市第七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